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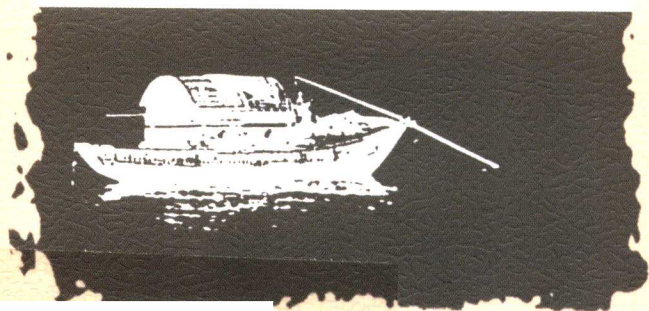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广陵潮

(下 册)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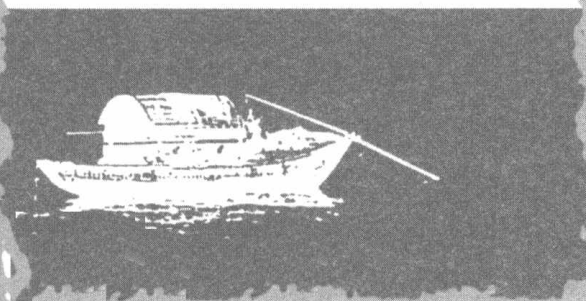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广陵潮

李涵秋 著

(下 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潮：全2册 / 李涵秋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7-5034-7136-0

I. ①广…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200 号

点 校：裴效维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6 字数：99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全 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李涵秋及其《广陵潮》(代序)	裴效维	1
第 一 回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1
第 二 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7
第 三 回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12
第 四 回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17
第 五 回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茆苕恶妇蛇心	23
第 六 回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28
第 七 回	白虎当头县官笞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35
第 八 回	睡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42
第 九 回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春嬉	49
第 十 回	嫖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56
第十一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62
第十二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68
第十三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75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82

第十五回 吊荒坟风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87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96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03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10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蚨 116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倡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23

第二十一回 母惩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130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138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试怀夹桃花纸嵌茯苓糕 145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淫窟深沉变童传妄语 151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158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166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173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瀛眷辞湘水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178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孀妇怨
枫丹荻翠估人船 185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丑司事拦路求人 193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201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拼命戒烟	209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215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224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嗇夫檻凤 疑白璧浪子杯蛇	233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蓄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240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扒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249
第三十八回	胪言风听诟谮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260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莢去来船	270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讖出山中	279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288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298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嗔老父快论精虫	310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乩坛奸徒作古	319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332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乔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343
第四十七回	惩蚊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356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369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382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诔 薄命女虚赓苕菜诗	396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	410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	422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435
第五十四回	捕厅署劣弟洩谎言 平山堂群雄开大会	448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将机就计情种寓情痴	459
第五十六回	江宁府书生脱祸 武昌城民党成功	470
第五十七回	黄天霸只手陷扬州 孟海华一心攻浦口	478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妇归旅棹 红旗报捷娘子集雄师	489
第五十九回	大义灭亲娇娃忙北伐 阴谋未已奸侣又南来	498
第六十回	武昌城仓皇惊炮火 黄歇浦呜咽听潮声	503
第六十一回	几颗蜜饯樱桃联欢卫队 四枚茶叶鸡蛋谢罪议员	511
第六十二回	深闺缱绻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520
第六十三回	逛马路托足娼寮 驳轿夫伤心政局	531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无心逢彼美 假殉难到处散丧条	539

第六十五回	明伦堂腐儒大会 净慧寺泼妇飞来	547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亲	555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语阿妹话从头 寺里游踪美人惊靛面	568
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	583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鸠形鹄面乞丐想从龙	596
第七十回	纷纷劝进洪宪辟新元 踽踽独行腐儒思旧梦	612
第七十一回	分香卖履故督多情 返剑还珠痴郎快意	627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638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鸳耦 纤儿无赖妄肆鴛音	646
第七十四回	触娇嗔芳筵工笑谑 结新好情海起波澜	654
第七十五回	大设冥筵谰言发噱 重收孤子高谊可风	663
第七十六回	吃虚惊祸生眉睫 设妙策枉用心机	669
第七十七回	一夕话款款续良缘 半江风匆匆送行色	675
第七十八回	兴尽悲来商量作归计 时衰运倒租赁到妻房	682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谦受窘 见爱媳柳克堂装憨	688
第八十回	鱼肉善良奸蠹枉法 呻吟床榻寡鹄工愁	695
第八十一回	诉芳衷璇闺伤往事 谈果报酒馆说新闻	701
第八十二回	详灵签双方工索隐 论医理一味乱吹牛	707

第八十三回 逞谈锋当场演说
辞职务暗地输金 715

第八十四回 还夙愿酬神旗杆巷
得急电复辟北京城 722

第八十五回 遗老拜牌演成趣剧
腐儒说梦志在科名 729

第八十六回 报师恩门生忙后事
助丧费壮士念前情 736

第八十七回 养娇娃老人托梦兆
排劣货学子散传单 743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国民开会
小受罚绅士说情 750

第八十九回 诗社联欢园林雅集
天空照相机械神仙 757

第九十回 轧姘头老年染梅毒
禁私塾暗地起风潮 764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璇闺生鼠雀
绵后泽深夜续鸾凤 771

第九十三回 加车租苦力闹风潮
停工厂贫民绝生计 788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闺房惊恶梦
度春风旅馆殉佳期 797

第九十五回 悬弧设帨三府征祥
进爵添筹一堂集庆 807

第九十六回 巧结合新郎被骗
辨是非败子回头 816

第九十七回 柳克堂因财受祸
明似珠失计潜踪 827

第九十八回 严取缔庸医侥幸
办清乡劣董倒霉 837

第九十九回 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忏情入幻境 849

第一百回 秦太君考终团圆宴
华登云归结广陵潮 859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汉口临江有一座迎宾江馆，是个极宏丽极高大的旅寓。这一天恰逢端阳佳节，忽然来了一个洋装少年，只提了一个皮包，匆匆走入寓里。身边掏出一叠钞票，搁在柜上，要觅一个僻静些房间暂住几日，银钱多寡，却不计较。那个柜里的先生，年纪约莫有五十多岁，瘦脸鼠须，一望便晓得他是个老奸巨猾。况且在这热闹码头多年，他这事业又是个迎新送旧、暮楚朝秦的事业，阅历既多，磨炼愈老，有什么不省得。急忙含笑起身，在账桌上扯过一个纸簿子，将一支笔夹在耳朵上面，向那少年平声静气地问道：“少爷尊姓？”那少年道：“咱姓巫。”那先生便向耳朵上取下笔来，在簿上写了。又问道：“便请教官印。”那少年道：“咱是行三，名字便叫巫三。”那先生笑起来，说道：“少年会开玩笑得紧。这并不是敝馆有意留难，实因为近来人心浇薄，良莠不齐。这纸簿子是叫作循环簿子，打从关道那里发下来的。敝馆照例要填明白了，缴到警察局。像少爷这名字，怕上头要驳下来。少爷分明是位正经客人，岂不是反叫人疑惑少爷不明不白，打从什么邪路上来的了？”那少年冷笑了一声说：“好，好。大清国没有别的什么整顿，转是这些上面是最讲究的。你且放下笔，让我来写。”那少年说着，便夺过笔来，在簿上写了几句是：“巫振飞，年三十岁，直隶正定人，留学日本法科。”写完了递给那先生。那先生接过去，送至眼边看了几遍，又望了巫振飞几眼，才招呼了一个茶房过来，说：“快点将楼上第七十四号房间打开，领着这位少爷进去。”那个茶房答应了一声，便赶先上楼去了。

巫振飞也就上了楼，见房间已经收拾齐整，自己将皮包搁下，便靠在一张皮椅上。那茶房笑嘻嘻地问道：“少爷还是上酒馆里去吃饭，还是叫我们厨房里预备？若是在这里吃饭，小的还有上好的雄黄烧酒，拿上来孝敬少爷，少爷只须瞒着别的人，多赏小的几块钱就是。”巫振飞笑了笑，说：“咱不吃饭，咱停刻便须过江去访一个人。咱来问你，你可晓得省城里有位伍大老爷，现在当什么差使？公馆可还在三道街不是？”那茶房凝了会神，笑得弯腰跌脚道：“巧了，巧了。少爷，你这是问到我，若是问到别人，包管一百个人也不知道。我告诉了少爷，可

该多得少爷几块赏钱。不然，少爷白过一趟江，车钱轿钱船钱也不知要花费多少。少爷问的可是伍晋芳伍大老爷？他老人家如今不在省里了，大前天奉到札子，便当这汉口巡警一局差使。这局子去我们这栈房不多远。伍大老爷跟前有一位姓林的师爷，他同小的极要好。伍大老爷到差那一天，小的便同这位林大哥听了一夜戏，还痛痛地醉了一场。我们同伙里面，他们都没有这身分儿，也不会知道这伍大老爷事迹。少爷今天是问得真巧。”巫振飞笑道：“这倒难为你。”说着便从皮包里掏出一块钱赏给他。那茶房忙收起来，请了一个安，笑嘻嘻下楼去了。

此处巫振飞结束结束，依然拿了那个皮包，下了楼，又走到柜台旁边，便向那位先生问了问，此地离警察一局有许多远。那位先生笑道：“却没有多远，出了敝馆的门，一直向东，约莫二里多路。只是街道拥挤，少爷最好坐一乘轿子去。”巫振飞冷笑道：“咱的生性不惯坐轿子。你不知道，这轿子便是我们中国衰弱的祸根。无论芝麻大的官，他一般都要用两个人抬着走，就像一入了官场，便都没有了腿脚。无怪那上司参革起属员来，大半说是‘罢软不堪’。一个没有腿脚的人，你叫他怎生不罢软呢？这点点路，难道咱不会走？”说着，大踏步如飞地去了。

当时柜台旁边还站了几位客人。内中有个老者，由孝廉方正，就职县丞，昨日刚刚到省，也住在这栈房里。此时恰听见巫振飞说了这一大套刻薄话，当面不好发作，见巫振飞出了门，不禁长叹了一口气道：“咳！朝廷养士数十年，不料得反造就出这一班反叛来。”柜台里那位先生惊道：“原来孟大老爷认得这少年？果然是个匪人，他在先进来，我就有些疑惑他。我也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我常听见人说，今日世界上的匪人，都是没有辫子的，你看他不是没有辫子？”那孟大老爷也笑了笑。

且说巫振飞匆匆地一直走至巡警一局，取出一张小名片，递在一个巡勇手里。巡勇见那名片上弯弯曲曲写着英文，也不明白，见他那个势派，又不敢不去替他通报，便持着名片一直走入里面来。恰值伍晋芳正打从省里贺节回局，气冲冲地将一顶纬帽子掣在桌上，向面前立的一个人发话道：“你也不用同太太来逼我，端阳也是个小节，有多少银子不够开销？这汉口地方又没进出金豆子。我在这里当差使，是替皇上家出力，不是替你们当牛马。就是逼死我，太太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哼哼！我倒不信，一个做太太的人，我老爷说的话不相信，转相信你这师爷，这也奇怪极了。”那个人冷笑道：“啊呀，老爷倒不要这样说，太太不是当着老爷指使我来的？老爷有威风，尽管向太太去使，不犯着说出这些不酸不咸的话。譬如……”一句话未完，那个巡勇早持着名片走入来，走近晋芳身

边说：“外面有人请见。”晋芳将片子拿入手中瞧了瞧，皱着眉头问道，“这人是谁？”巡勇道：“小的也不知道，老爷请看名片就明白了。”晋芳道：“呸！我几曾识得这洋文？你估量看他是什么路数？”巡勇道：“是个西装的人，年纪不到二十岁，不是本地口音。”晋芳道：“好好，就请进花厅坐，我即刻出来。”说着，又将纬帽子戴在头上，回头望先前那个人说道：“你且在此吃了饭再说。”于是大踏步出了后进。身边有两个亲随紧紧跟着。

晋芳才跨进花厅，果然见那洋装的人已坐在炕沿上，见了晋芳，兀地站起来，脱了帽子鞠躬。晋芳也就深深一揖。抬起头正要询问姓名，不觉失惊道：“你不是……”那少年忙答道：“正是，学生叫巫振飞，新近打从日本回来，特地过来看望。”晋芳见他这光景，像是有什么畏忌人的意思，也急忙改口道：“好极，好极。我们许久不见了。此处不可久谈，不如请到我那签押房里畅叙畅叙。”一面说，一面便命亲随等人各自分散，自己引着巫振飞又走入后面来。刚打从那个后进阶下经过，先前同晋芳说话的那个人一眼看见巫振飞，早笑着迎出来说：“这不是富大少爷？”巫振飞见是林雨生，也不觉大喜，说：“林先生一向好？”晋芳忙拦着林雨生道：“这位姓巫，并不是什么富大少爷，你休得罗唆。”林雨生怔了怔，依然退入里面。

晋芳这才将巫振飞引入签押房里，把窗口帘子都放下来，推巫振飞坐下，低低说道：“老贤甥，你将人想坏了。你怎么闹到东洋去了？连个音信也不给我。家母日夜提着你的名字思念。你在东洋这几年做什么勾当？如今何以又鬼鬼祟祟改名换姓？如今政府里原是对着你们这些没辫子的防闲得厉害。然而想老贤甥也不该有什么畏忌人的地方。万一要守秘密，适才那个姓林的，是畜生狗彘不如，你还须防着他要紧。”

好笑，那个真富玉鸾假巫振飞，我著书的方且故设疑阵，不料被林雨生一语道破，又经伍晋芳劈口说明，在下老实，也不必再替他编谎了。

富玉鸾听见晋芳问了这一番话，微微含笑说道：“愚甥一向在东洋，专心学业，因此不得余暇时常同故乡伯叔兄弟们通函。然而传闻的消息，表母舅这边虽不得详知，而故乡中一动一静，却俱有人来报告。就是老母舅鄂垣听鼓挈眷西来，家室风波，小星殒命，愚甥无一事不打探得清清楚楚。他如云麟云大哥赴试而恋娇娃，返里遂谐秦晋，也略有所闻。此番回来，一则看望老母舅，二则想将仪妹挈赴日本。老远将这边亲事搁着不提，也不是个道理。”晋芳道：“可又来，家母每每提着此事，都很为悬心，又没处寄信给你。你今番来得好，我们就将这心愿完了罢。只是内人同小女等，于春初又回扬州去了。”富玉鸾笑道：“愚甥也知道。此番必须道过汉口者，因非得老母舅亲赐一书，不能取信于老太太，

恐怕别有纠葛。”晋芳用小指头挖着耳朵低说道：“真是的，这事很有些烦难呢，家母听见贤甥要同小女出洋，怕他老人家还不肯答应。”富玉鸾笑道：“这个便一切仰仗老母舅，函中善为说词了。”

晋芳道：“再想法，再想法。我还不曾吃饭，老贤甥想也饿了，恰好端阳佳节，局里本有酒席，我们来吃酒罢。”说着便大声喊了一声：“来呀！”霎时走进两三个爷们，垂手而立。晋芳道：“将酒席开到这里来。”一个爷们答应了一声“是”，又说道：“林师爷可同老爷在一处坐？”晋芳摇手道：“不必，不必，另外开两样菜给他吃了过江。”富玉鸾道：“这个林先生，经老母舅的提拔，咱看他比在先丰满得多了。”晋芳皱着眉头道：“这话不必提了。众生好度人难度，宁度众生不度人。我若不是姓林的，我至今也不会有这肝气毛病。”说着用一只手揉肚皮。富玉鸾笑起来说：“怪道老母舅适才提着他，像是深恶而痛绝之，原来已被他气出病来了。此人虽系愚甥所荐，但不知其居心叵测。既如此说法，像这种天演淘汰的莠种，老母舅爱他，就招之使来，不爱他就挥之使去，何至于白苦得这个模样呢？”晋芳摇摇头道：“一言难尽。”

两人说话时间，爷们已将酒席摆好。晋芳便邀富玉鸾入座。晋芳接着说道：“家丑不可外扬。老贤甥不是外人，舍间的琐碎事情，又是知道的。你的太夫人在日，承他的盛情，巴巴地将小妾从镇江带回来。不是我说句护短的话，论我这小妾性情，莫讲小美子的娘及不得他，就是内人有他的宽厚，还没有他的温柔。挈眷到省这一层文章，在我还不肯，是他苦苦逼着我，将他们接得来。就论这件事，也就算是他的好处了。谁知道就因为这件事，转自家将性命送掉了呢。”晋芳说到此，那一点一点的泪珠，早滚滚地落在酒杯里。富玉鸾饮了一口酒，长叹道：“中国社会上的事，没有一事不叫人灰心短气。”晋芳忍泪又说道：“固然是我这做丈夫的负了他，若不是这姓林的畜生……”富玉鸾失惊道：“愚甥在日本，只知道是二太太干的事，这与姓林的又有什么相干？”晋芳叹道：“小美子的娘，一个人如何干得来呢？”晋芳遂将前事略略说了一遍。

富玉鸾气得跳起来说：“这还了得！他不报答老母舅活他性命的恩，转施这鬼蜮手段。”又冷笑道：“这也不必单怪这畜生，这畜生倒可以做得中国社会上的代表。咱却最佩服老母舅的度量，还容这畜生在肘腋之下。”晋芳叹气道：“论我的心，谁还甘服呢，当时就将这畜生驱逐出门。内人同小女也因为气愤不过，不愿意住在省里。无如我的那一位，日夜逼着我，又将这畜生弄进门来。咳！不是我的闾茸，竟听着一个妇人搬弄，也不过是因为体面要紧，一定闹得家庭之中凡百参商，也怕同寅的人笑话。我以为这姓林的想起前事也该稍为敛迹，谁知他近来越发险毒了，同小美子的娘串同一路，各事都来愚弄我。我赌了一口气，

在藩台面前辞去善后局的差使，来当着巡警一局的区官，我日夜住在局里，公馆还搁着在三道街。所谓打发冤家离眼前，落得耳根清净。”富玉鸾笑了笑说：“这可真算是宽宏大度。虽然在老母舅这一方面，以为是宽厚待人了，但怕外面的人不知道深浅，再弄出什么闲话，议论出一个帷薄不修，倒也不可不顾呢。”晋芳怔了一怔道：“这还不至于此。”

翁婿两人正谈得密切，忽然外面又匆匆跑进一个巡勇来，手里拿了一封公文，气急败坏地说：“现有江汉关差官在此，请老爷看了这公事，即刻带同警队，前去提人。省里章大人已率领三十一标新军过江来了。夏口厅侯大人已经在关道那里取齐。”晋芳大惊，也不开口，随手拆开公文，将要紧的话看了看，吓得面如土色。挥手叫巡勇出去，回头将公文掷在富玉鸾面前说：“老贤甥，这是怎么好？”富玉鸾忙将公文接过来一看，微微笑道：“这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倒是老母舅须得赶紧到关道那里去。悔不该我在栈房里说是到巡警一局来探望亲戚。料想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我寓在哪个栈房，所以不曾到母舅这里来罗唆。母舅快去，免得他们疑惑，倒是上策。”晋芳顿脚道：“你呢？”富玉鸾笑道：“咱自走咱的路。”晋芳急道：“这如何使得？万一被他们……”晋芳说到此，觉得语气不大吉祥，也就咽住了，改口说道：“你赶快过江，在我那里躲一躲，等风头过去再议。”

富玉鸾道：“这也使得。只是母舅的公馆，咱不认得，咱立刻同林雨生走罢。”晋芳道：“不可，不可。”富玉鸾笑道：“母舅又来了。丈夫做事，也不可过于疑惑别人不是心腹。姓林的微贱之时，几乎没有性命，咱亲手将他提拔起来，难道他还有什么害我的心肠？况且事在危急，不如此也别无良法。难道等过了江，还去没头苍蝇似的乱钻，再去寻觅老母舅的公馆？那时候反觉招人耳目。”晋芳此时也就真是无可如何，便高高地喊了一声，将林雨生唤进房来，就地深深一揖。倒把林雨生吃了一惊，躲避不迭。晋芳指着富玉鸾道：“富大少爷本是林先生之交，今日大帅那里不知听信了什么谗言，有公事到关道，关道有公事到我这里，说要捉拿富大少爷。我知道富大少爷是没有过犯的人，而且富大少爷当初待你也还不错，我立刻要出去拿人，富大少爷的事，一切拜托于你。你同他快过江，躲在公馆里避一避。第一机密，第一机密。我是去了。”一面说，一面早跑出去。此时警队早已齐列，簇拥着伍晋芳上了轿，飞也似的去了。

林雨生方才明白，喜孜孜地笑得拢不起嘴说：“我说是富大少爷，亏我们这老爷还弄玄虚，说是什么姓巫。”富玉鸾站起身说道：“咱们快走罢。”林雨生道：“少爷这样走，怕不方便，第一件是这洋鬼子模样，最惹人眼目。我替少爷想，少爷先将我的长衫穿在身上，我就穿短衫子跟着少爷。”又踌躇道：“只是没有辫子

怎好？”富玉鸾见林雨生十分殷勤，倒还感激，笑道：“你不必愁，辫子我这里有。”说着遂拿过皮包，取出一条假辫子，安在头上。林雨生笑得哈哈地说：“好极，好极。”遂脱了自己的长衫，替富玉鸾穿好。两人悄悄地走出局外，一溜烟过了江，倒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公馆。林雨生将富玉鸾带至卜氏及朱二小姐面前谒见。卜氏见了富玉鸾，喜得心花怒放，只管扯着问长问短。朱二小姐却也殷殷勤勤，问他可曾吃饭？一面将他安置在前次云麟住的那个挹秀轩里。

林雨生然后鬼张鬼智地又跑入后面来，嘻嘻地笑道：“你们大家猜猜看，这富大少爷是个什么人？”卜氏笑起来说：“林先生又来取笑了，你不知道他是我心爱的孙女婿？”林雨生霎时放下一副正经面孔，大声说道：“这个晚生怕不知道？但是他如今却是朝廷钦犯了。”于是手舞足蹈，将适才情节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只吓得卜氏顿时浑身抖战，忙问道：“怎么？怎么？他犯了什么法，皇上要来捉他？可是画影图形的，他没处去躲，自然躲到我们这里来。啊呀！皇天菩萨，但愿天恩天赦，不要捉他罢。”又望着朱二小姐道：“你们快些将我床后面一块隙地打扫打扫，万一有什么锦衣卫来捉他，叫他好好躲在里面。再不然，将我那房里第四个大皮箱，将衣服都拿掉了，让他躲在箱子里也好。啊呀！好皇天菩萨，早知道如此，我那时候千万不该硬逼着仪儿的母亲将仪儿许他。倒是云相公一个读书君子，本本分分地没有什么乱子出。”说着，拿起衣服来拭眼泪。朱二小姐道：“母亲也不用惊慌，横竖他丈人做的是巡警官，他自然在外面会替他弥缝。只是我们公馆里人，上上下下不许提起一字，就可保平安没事。这还须请林先生去招呼他们一声。”林雨生道：“这个容易。”说着便出去招呼仆役们去了。卜氏此时惟有设起香案，焚着贡香，捣蒜价磕头。朱二小姐也暗暗替他担惊，又赶着林雨生过江去打探消息。这一天闹得晋芳公馆里风声鹤唳，仆妇们背地里嘁嘁喳喳地议论。

再说林雨生重过了江，留心打探，却也没有什么动静，自家转摸着江汉关而来。忽然前面来了一丛人，有个长着胡须的左顾右盼，望着那些同走的拍手道：“我在江湖上，也算阅历了三四十年了，有什么瞒得过我？一进门我瞧他的神情，便知道不是正经路数。只是可惜跑了。他如若再落到我这栈房来，这一千块赏钱包管唾手可得。”内中又有一个人笑起来说：“先生，先生，照你这样说，可见你这瞧人的本事还没有十足，你为甚不在先一把便扯着他，不放他走？此时管教那一千块的赏钱稳稳到手。如今你再夸嘴也没用。”说得大家都笑了。林雨生眼快，见先前说话那人，分明是迎宾江馆的管账先生顾老爹；那个驳他话的是快嘴吴三，也在栈房里当茶房，同自己很是要好。猜着富玉鸾定然曾在他们这栈房里落脚，想是夏口厅将他们唤得来询问的。便笑嘻嘻地迎上前说：“吴三

哥，我们停一步说句闲话儿。”吴三忽地看见林雨生，满脸堆下笑来，又指给众人道：“这位就是我常说的巡警一局伍大老爷亲戚，又当着师爷的林大哥。我说他同我好，你们不相信，今日可是亲眼看见了。”那时众人也都向林雨生望了一眼，各自走了。

吴三才匆匆走过来，弯腰曲背地同林雨生谈心。林雨生笑道：“你们这一大伙人鸦飞雀乱，是打哪里来的？”吴三笑道：“可不是晦气，大好的五月初五，不吃雄黄酒，转跑来见官。只因为今日大早起，来了一个少年客人，适才关道叫厅里拿他，说是什么革命党的头脑儿。”林雨生吃惊道：“啊呀！我往常听见说革命党捉住了，必须砍头的呀。”吴三道：“怎么不要砍头？厅里急得很，奉关道大人的命，贴着红告示在大街上，说谁将他拿着，赏一千块洋钱。不瞒大哥说，很是惭愧，我今日只得了这少年赏的一元。早知他是什么革命党，我一把扯着他送到厅里，我吴三也发了财了，还当这牢瘟茶房则甚？”林雨生此时听吴三说这话，不觉心里动了一动。又笑问道：“你听见可有什么话牵涉到我的敝东？”吴三想了想，又说道：“这须不怪我，都是我们那个顾老爹，他在厅官面前提着这人去访你们伍大老爷。”林雨生拱了一拱手说：“今天我还有点小事，不能陪你去吃酒，改一日再会罢。”

说毕，也不到警察局里，又跑转到江边上。其时已明星满天，照得那江水半明半暗。恰好那渡江小轮正在那里等客，尚未开船，自己便在江边上踱来踱去。一会自念道：“不可，不可，我们夫妻儿女，那时候穷得裤子也没有，不是他，焉有今日？”忽地又用手在嘴上打了一下，说道：“姓林的，你发昏了，一千块洋钱，白花花地堆下来，占着一大方桌。我得了这一注财，替稳子娶亲，田地、房产、老两口子棺木装殓……他砍了头，痛虽然是痛，痛过了就不痛了。我拼着花十几块洋钱，延请汉阳归元寺里的大和尚，三日三夜超度他，料想他感激我这超度他的功德，再也不会来记我的仇恨。不错，不错。”主意拿定了，又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说：“林雨生，林雨生，再不用三心二意，再想起他当初的恩典。况且就算我此次饶了他，他下次总是要犯案，也会砍头的，那时候他的头也砍了，与我又无益。好富大少爷，你做人做彻了罢，当初既救了我的性命，今日谅你不至又爱惜你这个不要紧的头，不叫我发一注财。”又顿一顿脚道：“况且这伍晋芳，他对我一味拿主人身分，我也饶不过他。”正想着，那个汽船已鸣着第三声汽笛。林雨生忙跳上船过江，又走回公馆里来。

看官，揣这林雨生的主意，想是一定要出首富玉鸾，所谓大恩不报，这正是英雄的作用。但是既要出首，为何不就近在关道那里，或是夏口厅告他一告，为什么又急急过江，赶到省城里来呢？咳，这便因为我们中国愚民不曾读过大清

刑律的苦楚了。他想：“我既出首，那富大少爷自然是个死，不消说的。伍晋芳藏着这反叛女婿在家，少不得也是同罪，料想也没有活命。伍晋芳这一死，他这湖北偌大一份家业，再没有第二个人敢来干涉，不是我姓林的享用，是谁享用？只是对不起一个朱二太太。论太太的意思，怕不是同我心路一样，巴不得他的老爷早早死了，好让他只手遮天。然而这么一件大事，我不前去同他商议，独自做出来，究竟后来相处的日长，万一他不以我为然起来，怎么好在一处过安稳日子？”所以急急赶过江来，这便是他的用意。

他一进了公馆的门，那脸上气色便不似先前和悦，别人见了，觉得他铁青冰冷的一副尊颜，好生难看。他见时候尚早，也不同别人讲话，早溜到他自家房里，蒙头而卧。一直挨到三更，他知道公馆里上下人等都安寝了，悄悄地溜入后一进来。打从挹秀轩门外经过，见里面灯光未熄，富大少爷尚伏在案上，不知道是写什么。见他那一副英武神情，不免叫人由爱生畏，心里暗暗感叹，说：“可怜这点点年纪，不多几日，便要做刀头之鬼了。不是我姓林的不肯救你，一则是因为实在穷困日久，见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能不取；二则那个姓伍的，我实在要报他驱逐我出门的仇恨，非得借你这头一用不可。你死在黄泉，却不要怨我，还该怨你丈人伍晋芳。”林雨生正自沉吟，猛从背后刮起一阵冷风来，吹得毛发俱竖，几乎将啊呀都喊出来，一气跑入朱二小姐住的那一进。走至房门口，轻轻将板壁敲了三下。朱二小姐便知道是林雨生来了，趿着睡鞋开了门。林雨生窜进门来，才喘过一口气说：“啊呀，好冷。”朱二小姐也觉得他的神气不同平日，低问道：“你怎生如此疲惫？怕不是病了？”林雨生怪笑道：“不曾病，不曾病。太太权且坐下来，我有一件要紧的事，要来告诉太太一声。但是这件事很是重大，你听了莫怕，包管还要欢喜。”可怜朱玉苹朱二小姐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见人说什么话，便知这人安着什么心。他在今夜瞧这林雨生的光景，还有个猜不出来的道理吗？顿时花颜上也就失色，颤声说道：“你有话快讲罢，我来替你斟酌。”林雨生此时便将在汉口打探的情形，有出首的人赏给花洋一千元的话说出来。又说：“你不是很不以老爷为然吗？此是一举两得的事，千万不可失此机会。我不是怕你责备我有事不同你商议，此时他们翁婿二人包管早下在监里了。我告诉你之后，一待天亮，便过江办这件事。”说着脸上颜色越发难看。

朱二小姐听了他一番雷轰电掣的话，不觉眼角里流下两行珠泪，咽住了一言不发。林雨生冷笑道：“奇怪，你居然还舍不得你的老爷吗？你既是同你老爷这般好，你也不该……”朱二小姐忙用手掩着他的嘴，越发哭得厉害，哽咽说道：“我被你挟制得也够了，算我一件错，百件错，你叫我怎样，我已经怎样了。我一个好好的人，如今弄得人不成人，鬼不成鬼，生前对不住我的儿女，死后见不得